

# 《狮吼记》

## 主要角色

柳氏：小旦，搭包头，穿衫背心系绦  
 陈慥：生，戴巾，穿道袍、袖扇  
 苏轼：外，戴巾，穿行衣  
 苏苍头：杂，戴毡帽，穿道袍  
 二衙役：杂，戴皂隶帽，穿青布箭袖，系皂隶带  
 知县：杂，戴纱帽，穿圆领束带  
 土地：丑，髻  
 土地奶奶：丑

## 情节

季常惧内，千古传为美谈。季常，宋陈慥字也。妻柳氏，美而妒。陈慥严惮之，虽在闺房静好时，亦有戒心。会夏日柳晨妆，陈慥亲为挥扇，柳氏以箠制佳，疑为变童所赠，裂箠怒置。陈慥力解说，柳氏始释然。会苏东坡折柬招陈慥，柳氏虑席间有妓，不听往。陈慥力白其无，勉许之，而伺以臧获。归报座有琴操，柳氏大妒。陈慥归，欲答之，陈慥崩角乞恕，柳氏罚跪池畔。苏东坡来为缓颊。柳氏怒，逐苏东坡，而殴陈季常。陈慥羞愤昏睡。梦中讼柳氏，县尹佑陈慥，而夫人袒柳氏，罚陈慥及其夫。县尹无何，挟陈慥往塑社公，适社神亦惧内，同病相怜，拟惩妒妇，为陈季常、县尹吐气。事为社母闻，遂各饷以熊掌佳味。陈慥大哭而醒。呀然曰：“惧内之事，神且不免，何况生人！今而后，吾有以解嘲矣。”

## 注释

按此剧纯系从苏东坡诗“龙邱居士亦可怜，谈无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一绝，演义而来。

## 根据《国剧大成》第十集整理

### 【第一场：梳妆】

（中场设椅。陈慥上。）

陈慥（南吕宫调一剪梅引子）谈空说有，遇名僧，了悟浮生。

（陈慥转场，坐。）

陈慥（念）冠夫履地学为儒，无奈青云事业虚。近向西方探天秘，黄花翠竹尽真如。  
 （白）小生，陈慥，字季常。自从在东坡雪堂，得遇佛印禅师，谬结同心之契，常攀出世之谈。欲仗大士因缘，消我前生业债。茫茫苦海，堕落堪虞；泛泛慈航，皈依颇切。怎奈……

（陈慥住口，起，随撤椅，四顾。）

陈慥（白）怎奈妻房柳氏，生性蹊跷，遽难化悔。也罢，我只得甘心宁耐。今已辰牌时分，待我去看娘子起来不曾。

（柳氏内咳。）

陈慥（白）呀，娘子出来了。小心要紧，整衣而见。

（柳氏持汗巾上，困倦。）

柳氏（南吕宫调步蟾宫引子）朦胧春睡莺啼醒，绿窗外，日移花影。

（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陈慥（念）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陈慥见。）

陈慥（白）娘子，拜揖。请坐。

（柳氏坐。）

柳氏（白）陈郎，你今日为何来得恁早？

陈慥（白）卑人欲寻苏东坡谈禅，谁知他先不在家了。

柳氏（白）太早了。

陈慥 (白) 是。娘子，我看你云鬟虽乱，意态更妍，恍如宿醒太真，绝胜捧心西子。

柳氏 (白) 咳，我也不喜你虚头奉承，只要实心贴服。

陈慥 (白) 娘子，我和你——  
(南吕宫调懒画眉) 似兰闺匹鸟和鸣，  
(柳氏指椅，陈慥坐。)

陈慥 (南吕宫调懒画眉) 夫唱妻随瑞气生。  
须知伯鸾德耀振贤声，  
白头相爱还相敬，

柳氏 (夹白) 夫妻以和为贵。

陈慥、  
柳氏 (同南吕宫调懒画眉) 我怎忍反目徒伤结发情。

柳氏 (夹白) 哎，陈郎，岂不知——  
(南吕宫调懒画眉) 幽娴贞静博芳名，  
(夹白) 想你做丈夫的呵！

陈慥 (夹白) 领教。

柳氏 (南吕宫调懒画眉) 宜室宜家道未行。

陈慥 (夹白) 呀，卑人若论刑于之化，其实不让文王。但恐娘子未如淑女。  
(柳氏怒。)

柳氏 (夹白) 嘎，哪些见我未如淑女？  
(陈慥起，随授椅。)

柳氏 (南吕宫调懒画眉) 你出言何敢太欺凌，

陈慥 (夹白) 卑人怎敢。

柳氏 (南吕宫调懒画眉) 多应未谙区区性。

陈慥 (白) 娘子。卑人是取笑，如何就发怒起来？

柳氏 (白) 谁与你取笑，哪个与你取笑。  
(柳氏起，随撤椅。)

柳氏 (南吕宫调懒画眉) 都是你作耍由来自取憎，

陈慥 (白) 娘子，今后再不敢取笑了。

柳氏 (白) 这便才是。夫妻岂是取笑的。

陈慥 (白) 不可，不可。

柳氏 (白) 陈郎，什么时候了？

陈慥 (白) 已牌时分了。

柳氏 (白) 快去取镜台过来，幕后梳妆。

陈慥 (白) 嘎，敢不效劳。  
(场上预设镜台竹椅。柳氏入桌坐，陈慥下，取镜上，安置桌上。)

陈慥 (白) 娘子。镜台犀梳，象牙眉刷，俱已停当，请娘子整妆，待卑人伺候。  
(陈慥椅后侍立，虚觑。柳氏梳妆。)

柳氏 (南吕宫调懒画眉) 轻尘拂去见光明。

陈慥 (白) 妙吓！  
(南吕宫调懒画眉) 照得你丰采翩翩百媚生，

柳氏 (白) 吓，你在背后作我的鬼脸。

陈慥 (白) 卑人怎敢作娘子的鬼脸。冤哉，冤哉。

柳氏 (白) 呀，明明看见，还要抵赖。

陈慥 (白) 呀，我看镜中的影儿，好似对门张家媳妇。

柳氏 (白) 呀，你原来看上了什么张家媳妇，兀自来比我。  
(南吕宫调懒画眉) 我把菱花掷碎恨难平。  
(柳氏掷镜，陈慥接镜。)

陈慥 (白) 娘子不要气，待我与娘子打扇如何？  
(陈慥出扇，柳氏出桌，随撤桌椅。柳氏夺扇。)

陈慥 (南吕宫调懒画眉) 这丹青顾陆绘画是何人赠？  
莫不是掷果潘安远寄情？  
(白) 我看这扇儿倒也精致，多应是风流年少之物。说来是哪个送与你的？

陈慥 (白) 是个小朋友送与我的。

柳氏 (白) 小朋友, 多少年纪了?

陈慥 (白) 卑人看他年纪, 大约有十六七, 多则十八岁。

柳氏 (白) 哎哟, 罢了, 罢了。  
(南吕宫调懒画眉) 男儿不自重儒名,  
甘此顽童背圣经。  
(柳氏撕扇掷地。中场设椅。柳氏坐, 陈慥拾扇。)

陈慥 (白) 娘子。  
(南吕宫调懒画眉) 你捻酸吃醋, 全不怕人听,

柳氏 (白) 我家常说话, 怕什么人听?

陈慥 (南吕宫调懒画眉) 诗中长舌宜三省。

柳氏 (白) 三省, 三省, 磨得你投河奔井!

陈慥 (白) 咦, 什么话。  
(柳氏向下唤。)

柳氏 (白) 苍头。今后但有少年朋友来拜相公, 竟自回他, 不许通报。  
(南吕宫调懒画眉) 免使东君事送迎。  
(苏苍头搭包持请帖上。)

苏苍头 (念) 为爱看花约, 因传策柬来。  
(苏苍头到。)

苏苍头 (白) 此间已是。  
(苏苍头叩门。)

苏苍头 (白) 陈相公, 陈相公。

陈慥 (白) 外边有人, 待我看来。

柳氏 (白) 且住。待我出去看, 若是老人家, 容你出去。倘是少年朋友, 不许出去。  
(陈慥应声, 苏苍头叩门。)

陈慥 (白) 陈相公, 陈相公。  
(柳氏起, 向外偷看。)

柳氏 (白) 原来是个老仆。  
陈郎, 你去看来。  
(柳氏坐。陈慥应, 开门。)

陈慥 (白) 是哪个?  
(苏苍头见。)

苏苍头 (白) 陈相公。老仆是苏老爷处差来的。

陈慥 (白) 到此怎么?

苏苍头 (白) 有个帖儿在此。  
(苏苍头出帖。)

苏苍头 (白) 老爷说, 近日天气晴明, 南郊花市可观。

陈慥 (白) 好得紧。  
(柳氏起, 窃听。)

苏苍头 (白) 为此特邀琴操奉陪。  
(陈慥急掩苏苍头口, 苏苍头自上场门下。)

柳氏 (白) 陈郎。

陈慥 (白) 咳, 这“琴操”二字, 不知娘子可曾听见。  
(陈慥进门, 见。)

柳氏 (白) 是哪个请你?

陈慥 (白) 吓, 是苏东坡请我游春, 并无别客。

柳氏 (白) 我方才听见说琴操奉陪, 你如何瞒我?

陈慥 (白) 哪里是什么琴操, 他叫卑人陈慥呀。

柳氏 (白) 放屁。哪见主人请客, 反呼客名之理?

陈慥 (白) 吓, 原来娘子还不晓得。卑人向在路中, 曾拜子瞻为兄。兄呼弟名, 古之正理。

柳氏 (白) 你的话哪里听得, 琴操必是妓名。

陈慥 (白) 今日游春, 无妓无客。

柳氏 (白) 若有妓, 断不与你干休。

陈慥 (白) 若有妓女, 甘心受责。

柳氏 (白) 你既自招承，咳，奈家无刑具，也罢，你到间壁李大嫂家，将她打李大伯的竹板，借来一用。

(陈慥应，出门。柳氏起，窃听。)

陈慥 (白) 咳，教我如何开口？

柳氏 (白) 呀，你、你么骂我。

(陈慥转身。)

陈慥 (白) 卑人怎敢骂娘子？

柳氏 (白) 方才你自言自语，想必是骂我。

陈慥 (白) 呀，我说李大嫂家的竹板，时刻要用的。莫若自做一根，免得去借。是这等说。

柳氏 (白) 呀，也罢，我看你书房中，有一根青藜杖，倒也颇坚实，尽够你受用的了。快去取来。

(柳氏坐。陈慥应。)

陈慥 (白) 是。咳，怎么被她偏偏的看见了？

(陈慥下，取藜杖上，叹。)

陈慥 (白) 咳，藜杖，藜杖。我想刘向当年啊！  
(仙吕宫调解三醒) 炊藜火把瑶编曾映，  
今做了打良人夏楚之刑。  
只有伯鱼受杖遵慈命，  
几曾见甘宁被妻刑。

柳氏 (白) 快来。

陈慥 (白) 来了。  
(仙吕宫调解三醒) 我斩钉截铁方刚气，  
只为惹草拈花放荡情。

(白) 娘子，藜杖在此。

柳氏 (白) 放下。

(陈慥安藜杖于椅后。)

陈慥 (仙吕宫调解三醒) 你且慢支应。

柳氏 (白) 我要打就打。

陈慥 (白) 难道好端端的也要打。

柳氏 (白) 这个自然。

陈慥 (仙吕宫调解三醒) 倘违约束，  
任你施行。

柳氏 (白) 你且唤来人进来。

(陈慥应，出门唤。)

陈慥 (白) 苍头！  
(苏苍头上。)

陈慥 (白) 我娘子唤你进去。

苏苍头 (白) 晓得。

陈慥 (白) 走来。小心些。

苏苍头 (白) 晓得的。

(陈慥、苏苍头同进门。)

陈慥 (白) 娘子，苍头进来了。

(苏苍头虚白，叩见。)

陈慥 (白) 大娘呼唤，有何吩咐？

柳氏 (白) 苍头，你回去多多拜上你家老爷，说我家相公，久已受戒，永不见妇人面。  
休得引乱他心，有伤雅道。

苏苍头 (白) 大娘但请放心。

陈慥 (白) 卑人知道，不必多说。外厢伺候。

(苏苍头应，出门，自上场门下。)

陈慥 (白) 娘子，你方才说是卑人哄你，难道来人也是说谎？

柳氏 (白) 咳，我也不信。闻得那苏学士呵——  
(仙吕宫调解三醒) 为风流招惹惹管，  
这来人言语难凭。

你杨花心性浑无定，  
 陈慥 (白) 休被来人听见，不成体面。  
 柳氏 (白) 你欲全体面休干犯。  
 (仙吕宫调解三醒) 莫怪我心肠易变更。  
 (苏苍头上。)  
 苏苍头 (白) 陈相公。  
 陈慥 (白) 卑人去了。  
 柳氏 (白) 住了。  
 (仙吕宫调解三醒) 你且趋他命，  
 纵然伊欺我不见，  
 难掩风声。  
 (白) 且住。你就这等去了，你自对藜杖招来，此去若有妓，该打多少？  
 陈慥 (白) 打一下。  
 柳氏 (白) 少了。  
 陈慥 (白) 两下。  
 柳氏 (白) 还少。  
 陈慥 (白) 十下。  
 柳氏 (白) 要打一百。  
 陈慥 (白) 哪里打得许多。  
 柳氏 (白) 不打不许去。  
 陈慥 (白) 就是一百。我去了。  
 柳氏 (白) 先打一下做样。  
 陈慥 (白) 招了就是了，又要打一下做样。  
 柳氏 (白) 不打不许去。  
 陈慥 (白) 如此打轻些。  
 (柳氏取杖打陈慥，苏苍头上，偷看。柳氏持杖下。)  
 苏苍头 (白) 陈相公，陈相公。  
 (陈慥出门，苏苍头大笑。)  
 陈慥 (白) 苍头，何以这等好笑？  
 苏苍头 (白) 我方才想到一桩好笑的事，我听见里面打哪一个？  
 陈慥 (白) 是娘子怒责家人，我在旁苦劝，方才饶恕。走罢。  
 (陈慥行。)  
 陈慥 (念) 柳色莺声及早春，出门俱是看花人。杖藜扶我过桥去，路上行人欲断魂。  
 (苏苍头引陈慥同下。)

## 【第二场：游春】

(佛印上。)  
 佛印 (引子) 欲界茫茫，待足时，何时是足？  
 (念) 凝眼望功名千里，云台高筑，世事浑如花上露。人生一似风前烛，问一年几见月当头，杯频覆。  
 (白) 我，佛印。适才东坡见召，只得前去走遭。转过绿水红桥，来到诗书门第。此间已是。  
 有人么？  
 (院子上。)  
 院子 (白) 来了。  
 (念) 忽闻人唤语，未知是何因？  
 (白) 原来是禅师公来了。请少待。  
 (院子转身。)  
 院子 (白) 有请老爷。  
 (苏轼上。)  
 苏轼 (引子) 天付与莺花芳艳，  
 (琴操上。)

琴操 (引子) 喜追随金马名贤。  
 苏轼 (白) 何事？  
 院子 (白) 禅师公到了。  
 苏轼 (白) 说我出迎。  
 院子 (白) 家爷出迎。  
 苏轼 (白) 啊，禅师。  
 佛印 (白) 学士公。  
 苏轼 (白) 请。  
 佛印 (白) 请。  
 苏轼 (念) 迁谪浑忘逆旅愁，琴书此后复何求。  
 佛印 (念) 枝头黄鸟如相识，日日春风唤客游。  
 琴操 (白) 啊，禅师公。  
 佛印 (白) 哎呀，琴老，几日不见，越发标致了。  
 苏轼 (白) 请坐。  
 佛印 (白) 有坐。适蒙宠召。不知有何台谕？  
 苏轼 (白) 小弟因官邸无聊。特具杯盘。奉屈郊外一游。  
 佛印 (白) 如此又要饱醉一日了。琴老去否？  
 琴操 (白) 啊，大禅师游宴南郊，贱妾怎敢不去？  
 佛印 (白) 呵唷，这寿生经划到我面上来了。哈哈。当不起。只怕还是学士公赐顾，才得赏识哩。  
 苏轼 (白) 呵呀，岂敢，岂敢。  
 佛印 (白) 怎不邀季常一往？  
 苏轼 (白) 已着人邀过，未知来否。  
 佛印 (白) 为何？  
 苏轼 (白) 去人不知就里，说有琴操在坐，他妻子捻酸起来，教他自招，若有妓，回去要打藜杖一百。  
 佛印 (白) 呵呀，好厉害。我想学士公处置土豪，满杖不过四十。今要打藜杖一百，哎呀，哎呀，好厉害的罚。  
 琴操 (白) 呵，禅师公。陈相公甘受藜杖，比官法处置，倒免了枷号之罪。  
 佛印 (白) 这倒不然。官法处置，或者杖责过了，其枷可以恕免。若是他夫人的枷号，只怕免不了呀。  
 苏轼 (白) 又来取笑了。  
 佛印 (白) 来，再邀。  
 (苏苍头引陈慥同上。)  
 陈慥 (引子) 忆尔登瀛望若仙，三生石幸结良缘。  
 院子 (白) 咦，来了。  
 陈慥 (白) 吓，陈相公，老爷等坏哉。  
 陈慥 (白) 呀，苍头。我且问你，你回来可对老爷提起？  
 苏苍头 (白) 什么？  
 陈慥 (白) 藜杖呀。  
 苏苍头 (白) 今日席上，备有东品，没有鱼鲞。  
 陈慥 (白) 藜杖呀。  
 苏轼 (白) 唉，季常。什么藜杖呀？  
 苏苍头 (白) 老爷，就是这个……  
 陈慥 (白) 子瞻兄。小弟说今日可有舍亲姨丈呀？  
 苏轼 (白) 哦。  
 佛印 (白) 哦，姨丈没有，倒有老僧。  
 陈慥 (白) 呀，大禅师先来了。我说有你才有趣哩。你来得早啊。  
 佛印 (白) 咳，我是散淡闲人，不受牢笼拘束的。哈哈。  
 苏轼 (白) 请。  
 琴操 (白) 呵，陈相公。  
 陈慥 (白) 啊呀，琴老先已在此。好呀，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佛印 (白) 三日不见，如隔九秋。

苏轼 (白) 请坐。

陈慥、  
佛印、  
琴操 (同白) 请。  
(院子捧茶上。)

苏轼 (白) 不得手捧了。

佛印、  
陈慥 (同白) 岂敢。

陈慥 (白) 呀，禅师公。小弟胡咏的梦花外录，可曾赏识否？

佛印 (白) 当晚就看过了。好，词章藻丽，字字珠玑，真好文章也。

陈慥 (白) 谬赞了。还求斧正才是。

佛印 (白) 忒谦了。

琴操 (白) 呀，陈相公。贱妾前日乞题竹林便面，可曾题咏否？

陈慥 (白) 呵，已书就了。明日送去。

琴操 (白) 多谢相公。

陈慥 (白) 子瞻。我们今日往何处一游？

苏轼 (白) 南郊杏坞梅壑，水色山光，儘堪眺望。

陈慥 (白) 好呀。如此琴老去否？

苏轼 (白) 自然去呀。

陈慥 (白) 妙极，妙极。

佛印 (白) 季常。你今日回去，千万不可提有老僧。

陈慥 (白) 为何？

佛印 (白) 倘尊夫人知道，持杖打入禅堂，教我怎生抵敌？

陈慥 (白) 佛印少说些。少停要罚你的酒。

佛印、  
陈慥 (同白) 子瞻。还有何客？

苏轼 (白) 没有了。

陈慥 (白) 如此何不早去早回？

苏轼 (白) 便是。  
过来。

(院子应。)

苏轼 (白) 食盒挑在望春亭去。  
我们还是乘马，还是坐轿？

佛印 (白) 不用。我们大家步行，倒觉有趣。

陈慥 (白) 甚好。

苏轼 (白) 吩咐轿马，下午去接。

(院子应。)

苏轼、  
陈慥、  
佛印、  
琴操 (同白) 请呵。

苏轼 (白) 好天气也。

苏轼、  
陈慥、  
佛印、  
琴操 (榴花泣) 看如云车马，  
济济出郊原。  
桃散锦，柳飞绵，  
春风轻扇绮罗筵。  
奏笙歌动地喧天。

陈慥 (榴花泣) 看山回水旋，  
喜香尘暗扑游人面。

琴操 (榴花泣) 万花丛拨弄琵琶，

院子 (白) 短墙头送出秋千。  
 苏轼 (白) 老爷行过柳堤，此间正好行乐。  
 苏轼 (白) 妙呵。白云左绕，清江右回，果然好景致也。可将酒樽食物摆下，我们就席地而坐罢。

苏轼、  
 陈慥、  
 佛印、  
 琴操 (同白) 请。  
 苏轼 (白) 禅师首坐，季常次之。  
 陈慥 (白) 禅师首坐，吾兄次之。  
 苏轼 (白) 为兄薄设，哪有占上之理。  
 佛印 (白) 是呀。  
 陈慥 (白) 吾兄齿长，还是兄请。  
 佛印 (白) 子瞻。恭敬不如从命，随意而坐罢。  
 苏轼 (白) 如此有罪了。

陈慥、  
 佛印、  
 琴操 (同白) 请坐。  
 苏轼 (白) 请呀。

陈慥、  
 佛印、  
 琴操 (同白) 请。  
 苏轼 (白) 干。

陈慥、  
 佛印、  
 琴操 (同白) 干。  
 佛印 (白) 学士公。我们今日之游，不枉人间天上，还须琴老一曲，方为尽美。  
 苏轼 (白) 呀，要琴操歌一曲么，这也容易，你须要饮一巨觥。  
 佛印 (白) 这又何妨。既然要聆雅曲，就是巨觥，也使得的。  
 苏轼 (白) 如此三巨觥。  
 佛印 (白) 这又何妨。  
 陈慥 (白) 三小杯罢。  
 苏轼 (白) 不能。一定三巨觥。  
 佛印 (白) 噢，三巨觥。只是要贫僧检一支好曲儿。  
 苏轼 (白) 这个自然。  
 佛印 (白) 什么好呀，我闻学士公的《赤壁赋》，琴老已制成一阙，倒也有趣。就请教此曲如何？

苏轼 (白) 但是拙文牌名甚杂，唱个首尾罢了。  
 佛印 (白) 妙极，妙极。季常也须饮酒。  
 陈慥 (白) 小生力不胜酒，饮三小杯奉陪。  
 佛印 (白) 只是便宜了你。  
 学士公呢？

苏轼 (白) 我也是三小杯。  
 佛印 (白) 唔，三巨觥。  
 苏轼 (白) 饮两觥罢。  
 佛印 (白) 罢了。琴老歌曲，我们洗耳恭听。  
 琴操 (白) 如此献丑了。  
 (唱)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佛印 (白) 妙呀。子瞻锦心，琴老绣口，真双绝也。取酒来，我们各敬一杯，合席而干。

苏轼、  
 陈慥、  
 琴操 (同白) 干。



苏轼 (白) 如今我们泛泛饮酒，恐不尽兴，行一口令如何？

陈慥、  
佛印、  
琴操 (同白) 说得有理。

苏轼 (白) 暖酒来。

(院子斟酒。)

陈慥、  
佛印、  
琴操 (同白) 请学士公出令。

(苏轼想。)

苏轼 (白) 哦哦哦，有了。在禽兽中，各举极狠的一物。倘有制服者。罚一巨觥。请季常先道。

陈慥 (白) 要我先道？如此我是虎。

苏轼、  
佛印、  
琴操 (同白) 虎怎见得狠毒？

陈慥 (白) 虎是山君，啸则生风，百兽尽服，岂不是极狠毒的？

苏轼、  
佛印、  
琴操 (同白) 说得好。

苏轼 (白) 取巨觥来罚酒。

(院子应，斟酒。)

陈慥 (白) 为何？

苏轼 (白) 饶你是虎，见了哈三，也要消魂。

(佛印、琴操同笑。)

佛印、  
琴操 (同白) 是。该罚。

苏轼 (白) 该禅师公了。

佛印 (白) 是。我是仙鹤。

苏轼、  
陈慥、  
琴操 (同白) 仙鹤有何狠毒之处？

佛印 (白) 常言道：

(念) 蝎子尾上针，仙鹤顶上红。两般不算毒，最毒妇人心。

苏轼 (白) 既然不毒，禅师公就该受罚了。

佛印 (白) 是，该罚。只是季常陪饮一杯。

陈慥 (白) 为何要小弟同饮？

佛印 (白) 你自己想情。

陈慥 (白) 也罢，就饮一杯。

苏轼 (白) 琴操你来。

琴操 (白) 我是蛇。

苏轼 (白) 蛇怎见得狠毒？

琴操 (白) 兽中莫大于象，蛇能吞之，岂不狠毒？

苏轼、  
陈慥、  
佛印 (同白) 不差。

苏轼 (白) 季常你只知蛇毒，却不知青藜杖能打草惊蛇。

院子 (白) 不但打草惊蛇，还要打人哩。

苏轼 (白) 不许开口。下去。

陈慥 (白) 吓，可恶。

苏轼 (白) 琴操该罚。

(院子斟酒，琴操饮。)

琴操 (白) 受罚了。于今该老爷自道。

苏轼 (白) 我是鸬鹚。

陈慥 (白) 呀呀呀呀，鸬鹚最小之物，狠毒在哪里？快取巨觥来罚。

苏轼 (白) 且慢。世间唯有妒妇狠，《山海经》云：鸬鹚可以疗妒，岂不是极狠毒的？

陈慥 (白) 我不信。

苏轼 (白) 请回试之。

(佛印、琴操同笑。)

佛印、  
琴操 (同白) 请啦。

(陈苍头上。)

陈苍头 (念) 奉上闺阁令，来到花底春。

(白) 咦，果然在此，真正有个美貌小娘子。但是这桩事怎么好？哦，我不管，姑且叫他一声。

陈慥 (白) 小弟告便。

陈苍头 (白) 小弟告便。

陈慥 (白) 请便。

苏轼、  
佛印、  
琴操 (同白) 呀，苍头，你来何干？

陈慥 (白) 奶奶命我来看你们，席间若有妓，哎，买了明亮亮的一把刀，粗粗的一根绳，说是不在绳上死，便在刀下亡，可怕的很哩！

陈苍头 (白) 这便如何是好？

陈慥 (白) 不如早早回去，免得淘气。

陈苍头 (白) 不差。你且候着。

(陈苍头应。)

苏轼 (白) 季常，尊价来此，有何贵干？

陈慥 (白) 哦，小弟忘了，今日乃是你弟妇生辰，家下备有小酌，故着人来，催小弟回去。

苏轼 (白) 啊，原来是尊嫂诞辰。好呀，我们就同去称觞。

佛印 (白) 是呵。

陈慥 (白) 哎呀，不敢。因有内亲在彼不便，改日相请。

苏轼 (白) 呀，禅师、琴老，恕卑人无礼了。告辞了。

陈慥 (白) 有慢。

陈苍头 (白) 请请。

陈慥 (白) 呀，相公，到哪里去？

陈苍头 (白) 同你回去呵！

陈慥 (白) 回去呀，打这里走呵。

陈苍头 (白) 啐！

陈慥 (白) 子瞻，请，请。

苏轼、  
佛印、  
琴操 (同白) 请。

(陈慥、陈苍头同下。)

苏轼 (笑) 哈哈哈哈哈。

(白) 慢些走，慢些走。

佛印 (白) 季常一闻妻唤，如此慌忙，真不负惧内之名也。量他回去，必遭其辱。怎么办？

苏轼 (白) 不妨。我明日去见其妇，用言讥讽她一番便了。

琴操 (白) 老爷须记得，孔子云：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妒妇不是好惹的。

苏轼 (白) 我自有处。再取酒来。

佛印 (白) 不消。天色已晚，贫僧要回寺矣。

苏轼 (白) 看轿。

院子 (白) 已在柳树下伺候。

苏轼 (白) 禅师请。

佛印 (白) 请。

苏轼 (尾声) 翩翩归步并香肩，

望江城返照还堪恋，  
写入丹青载诗篇。  
游情未尽还堪恋，  
再望江城意渺然，  
丹青写入好诗篇。

(佛印下，苏轼、琴操同随下。)

### 【第三场：跪池】

(中场设椅后倚藜杖。柳氏持汗巾上。)

柳氏 (南吕宫调生查子引子) 儿夫喜浪行，不把盟言守。嗃嗃奈予何，伊作还伊受。

(柳氏转场坐。)

柳氏 (如梦令)

自是男儿情薄，  
莫怪妇人口聒。  
为爱出墙野花，  
玩法甘违初约。  
知觉知觉，  
抵死和他一着。

(白)

昨日苏东坡约我丈夫游春，那来人说是琴操奉陪。那时我就疑惑，必然有妓，再三吩咐教他自招，若然有妓，甘受藜杖一百。他就去了。我只是放心不下，悄地里着心腹人，前去打听回来，席间果然有妓。哎呀天呀，怎么世上有这等不受法度的男子汉。嗯嗯，昨日他回来，我要与他算账，他就推醉，他倒是一觉好睡，可怜我整整醒了一夜。难道他今日还好推醉，为此准备藜杖——

(柳氏起，持藜杖。)

柳氏 (白)

与他算账。气死我也。  
陈郎，快来！

(柳氏坐。陈慥上。)

陈慥 (白)

来了。

(引子)

看花昨夜归，尚未醒残酒。

柳氏 (白)

陈郎快来。

(陈慥跌。)

陈慥 (白)

呀，来了。哎呀！

(引子)

闻唤急趋前，使我忙前后。

(陈慥见。)

陈慥 (白)

娘子拜揖。有何见教？

柳氏 (白)

见教，见教，可知你灾星拱照。

(柳氏起。)

柳氏 (白)

我不打你，我且问你，昨日有妓无妓？

陈慥 (白)

无妓无妓。

柳氏 (白)

无妓么？

陈慥 (白)

无妓。

柳氏 (白)

还要嘴强。坐在东坡右手，艳妆者是谁？

陈慥 (白)

昨日游人千丛万簇，想是看的人眼花了。实是无妓。

柳氏 (白)

还要嘴强。

(柳氏向内唤。)

柳氏 (白)

苍头，快来与他对。

陈慥 (白)

不要叫他出来。

柳氏 (白)

快来对。

(陈慥以袖遮柳氏口。)

陈慥 (白)

娘子莫叫。

柳氏 (白)

敢是要闷死我么？

陈慥 (白)

卑人怎敢。娘子不必对，待我强认了罢。有妓是实。

(陈慥跪拜。)

柳氏 (白) 禽兽，禽兽。人人说你肠有吊桶粗，我道你胆儿有天样大。我和你夫妻多年。岂不知我的性儿？你昨日对着藜杖，说些什么来？

陈慥 (白) 卑人忘了。

柳氏 (白) 好个忘了。你说若有妓，情愿受藜杖一百。卧下还我来。

陈慥 (白) 娘子。不才初犯，且饶过这一次罢。

柳氏 (白) 一定要打的。

陈慥 (白) 娘子。打是小事，只是娘子才养成的长指甲，倘若抓伤，吾罪更重了。

柳氏 (白) 一定要打，饶不得。

(柳氏打，损伤指甲。陈慥虚。)

柳氏 (白) 一定要打的。

陈慥 (白) 权恕饶过这一次，若下次再犯莫饶，着实打，重重的打。可怜呀。

柳氏 (白) 也罢，打且记着，再犯并折。这里来。罚你跪在池头。

陈慥 (白) 跪是小生本等。

(陈慥欲跪，复起。)

柳氏 (白) 呀，跪呀。

陈慥 (白) 只求娘子，闭上大门。

柳氏 (白) 要闭大门，打了去跪。

陈慥 (白) 是。就跪，就跪。

柳氏 (白) 这便才是。

陈慥 (白) 咳。

(南吕宫调宜春令) 我心中恨，

柳氏 (白) 敢是恨我么？

陈慥 (白) 怎敢恨娘子，只恨自己不成材。

柳氏 (白) 着。

陈慥 (白) 不长进。

柳氏 (白) 是呀。

陈慥 (白) 不学好，连累娘子受气。

柳氏 (白) 呸，亏你羞也不羞。

陈慥 (南吕宫调宜春令) 脸上羞，

柳氏 (白) 其实羞。

柳氏 (白) 果然羞。

陈慥 (白) 果然羞。咳。

(南吕宫调宜春令) 对着碧磷方塘水流。

柳氏 (白) 这样人活他怎么，趁这池中有水，不如浸死了罢。

(陈慥看柳氏。)

柳氏 (白) 看什么？

陈慥 (南吕宫调宜春令) 当场出丑，

柳氏 (白) 人说恩爱莫如夫妻，怎这等可恶。

陈慥 (南吕宫调宜春令) 这般恩爱难消受。

(柳氏付汗巾。陈慥接汗巾拭泪，将汗巾置地下。)

柳氏 (白) 不识抬举。

(柳氏拾汗巾。)

柳氏 (白) 你且跪在此，我去吃些陈皮缩砂汤消消气，放你起来。

(陈慥起。)

陈慥 (白) 多谢娘子。

柳氏 (白) 呀，怎么起来了？

陈慥 (白) 娘子说：吃些陈皮缩砂汤消消气，放我起来。

柳氏 (白) 谁说？

陈慥 (白) 娘子说。

柳氏 (白) 跪着，动也不许动。

(陈慥跪。)

陈慥 (白) 不敢动。

柳氏 (白) 不许动。

陈慥 (白) 不动。

柳氏 (白) 这便才是。  
气死我也。

(柳氏下。内蛙鸣声。)

陈慥 (白) 这孽畜往常不叫，偏是今日，娘子罚我跪在此，只管吉吉咕咕。

(南吕宫调宜春令) 休得在清池嗷嗷争喧，

(白) 你在那里叫不打紧，娘子听见了，只道我告诉别人。

(南吕宫调宜春令) 便疑我对旁人嘲骂搬口。

(白) 蛙哥，不要叫了，可怜我陈慥，闭嘴片时罢。蛙哥不叫了。哎呀，我的膝盖跪得越疼了。

(南吕宫调宜春令) 合望娘行，大发慈悲，暂时宽宥。

(陈慥盹睡。苏轼持扇上。)

苏轼 (念) 既已为男子，应当制妇人。牝鸡曾有戒，未可令司晨。

(白) 昨日陈生归家，必受柳氏之气。为此今日，特来探望一回。

(苏轼行，到。)

苏轼 (白) 且喜门儿半开在此，不免进入。

(苏轼进门。)

陈慥 (白) 哎呀，可怜呀!

苏轼 (白) 这是陈郎，缘何跪在此？奇绝，奇绝。待我听他说些什么。

(苏轼立陈慥背后，偷觑。)

陈慥 (白) 娘子，饶了我起来罢。咳，是哪说起!

(南吕宫调宜春令) 卸冤气，诉祸由，

(白) 我也不怨娘子，只怨苏东坡这老头儿，我好端端坐在家里。

(南吕宫调宜春令) 他挈红妆春郊浪游，

落他机彀。

(陈慥笑。)

陈慥 (白) 今日幸喜无人看见。

(南吕宫调宜春令) 倘人窥见，嘲谑般般有。

(白) 我的娘子，我的奶奶，今后再不敢说谎了。

(南吕宫调宜春令) 誓从今改过收心，

(白) 呀哎!

(南吕宫调宜春令) 再不敢胡行乱走。

(白) 奶奶是叫不应了，我只得哀告神道罢。

哎呀，神道，神道，快救我陈慥则个!

(南吕宫调宜春令) 望神明，转日回天，即来搭救。

苏轼 (白) 唉，救你的神明在此。

(陈慥起。)

陈慥 (白) 哎呀，东坡，你好无礼。缘何不先通报，直入人家？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苏轼 (白) 若等通报，你的膝盖儿，跪得越痛了。

陈慥 (白) 扯淡。跪的是我，与足下何干？

苏轼 (白) 衣裳不整，尚属朋友之过。

陈慥 (白) 可笑，可笑。

苏轼 (白)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至今犹有生气。他既为男子，怎肯屈膝于妻子？

陈慥 (白) 我自甘屈膝，与你何干？

苏轼 (白) 喂，世间哪有你这般缩头男子。

柳氏 (内白) 禽兽!

陈慥 (白) 在。

(陈慥急推苏轼出，苏轼复进门。)

苏轼 (白) 是哪一个的声音？

陈慥 (白) 是房下。

苏轼 (白) 哎呀，犹如狮吼一般。

(柳氏上。)

柳氏 (白) 禽兽跪在哪里？

(苏轼冷笑。)

苏轼 (白) 悍极，悍极。

柳氏 (白) 缘何不等我发放，擅自起来？

(陈慥应起。)

陈慥 (白) 东坡。房下求见。

苏轼 (白) 我正要拜见。

陈慥 (白) 走来。以礼而待之。

苏轼 (白) 自然。

(苏轼相见。)

苏轼 (白) 尊嫂。

柳氏 (白) 大人。大人请坐。

苏轼 (白) 有坐。

(场上设椅。陈慥让柳氏坐。)

陈慥 (白) 娘子请坐。

柳氏 (白) 不知礼。

苏轼 (白) 忒小心了。

(柳氏、陈慥、苏轼同坐。)

苏轼 (白) 尊嫂。

柳氏 (白) 大人。

苏轼 (白) 轼闻妇道以顺为正，从一而终，是以牝鸡司晨，长舌是戒。尊嫂何不遵四德之训，甘犯七出之条。季常有何大罪，而令其长跪池头。窃恐夫既不夫，妇亦不妇，伤风败俗，逆理乱常。噯，不可，不可。

陈慥 (白) 少说。

柳氏 (白) 苏大人。

苏轼 (白) 不敢。

柳氏 (白) 奴家虽系裙钗贱质，也颇闻经史，自古修身齐家之事，先刑寡妻，乃治四海。古之贤妇，鸡鸣有警，脱簪有规，交相成也。齐眉之敬，岂独妇顺能彰。反目之嫌，祇为夫纲不正。咳，今日我丈夫啊！

(南吕宫调梁州序)襟怀偏放，

苏轼 (白) 季常乃潇洒之士。

陈慥 (白) 不敢欺。

柳氏 (南吕宫调梁州序)面皮忒厚，

苏轼 (白) 季常，你的面皮忒厚了。

陈慥 (白) 东坡。何苦啊。

柳氏 (南吕宫调梁州序)不把我机关参透。

苏轼 (白) 尊嫂，待要他怎么？

柳氏 (南吕宫调梁州序)要他绳趋尺走，

苏轼 (白) 这样规矩。

柳氏 (南吕宫调梁州序)休教惹罪招尤。

苏轼 (白) 季常有什么罪过？

柳氏 (白) 苏大人。

苏轼 (白) 尊嫂。

柳氏 (南吕宫调梁州序)羨你望隆山斗，

苏轼 (白) 不敢。

陈慥 (白) 尊驾望隆山斗。久仰，久仰。

苏轼 (白) 咦。

陈慥 (白) 吓。

柳氏 (南吕宫调梁州序)却怎心恋烟花，轻把儿夫诱。

苏轼 (白) 琴操是我相知，季常不过相陪而已，何故吃这样寡醋。

(陈慥、柳氏同起。)

柳氏 (白) 呀，说哪里话。你引乱他心，倒说我吃寡醋。

(柳氏取藜杖打苏轼。)

苏轼 (白) 咦。

(南吕宫调梁州序) 恨不青藜打杀你，这老牵头。

(苏轼起，躲避。)

苏轼 (白) 季常你便打的，下官是打不得的。

(陈慥拦阻。)

陈慥 (白) 娘子放手，娘子放手。

柳氏 (南吕宫调梁州序) 教你狗党狐朋莫再游，

苏轼 (白) 不来何碍。

柳氏 (南吕宫调梁州序) 免使我，凭争斗。

陈慥 (白) 如何？

苏轼 (白) 不要说你害怕，连我也有些胆怯了。

陈慥 (白) 才见么。请回罢。

苏轼 (白) 且不去，待我再说她几句。

陈慥 (白) 看手中之物要紧。

苏轼 (白) 放大了胆。

陈慥 (白) 省事些。

(陈慥、苏轼同坐。)

苏轼 (白) 尊嫂息怒。从来那些悍妒之妇呵！

(南吕宫调梁州序) 当年为害，千秋遗臭，

(白) 她把那三从四德呵！

(南吕宫调梁州序) 一旦丢开脑后。

心盈气骤，

全没有半点温柔。

柳氏 (白) 那些是悍妒的，请教。

苏轼 (南吕宫调梁州序) 有那奴砍树，刘氏垂帏，

王道也挥麈亲驰骤。

柳氏 (白) 再呢？

苏轼 (白) 明光因诵赋，

(南吕宫调梁州序) 溺清流，

柳氏 (白) 就是这几个？

(苏轼、陈慥同起。)

苏轼 (南吕宫调梁州序) 看他五虎威严鬼也愁。

(苏轼躲陈慥足，陈慥负痛。)

苏轼 (白) 咦。

(南吕宫调梁州序) 恨不剥，这禽兽。

(柳氏起，恨。)

柳氏 (白) 老苏！

苏轼 (白) 哎哟，好美的称呼。

柳氏 (白) 你言语嘲讪，句句扛帮，我虽奈何你不得。

苏轼 (白) 便怎么？

柳氏 (白) 都是这禽兽串通了来的。我只是打你，我只是打你。

(柳氏打陈慥，苏轼虚惊。柳氏坐。)

陈慥 (南吕宫调梁州序) 告娘行细察因由，

苏学士突然来候。

柳氏 (白) 他是有心来讥消我。

苏轼 (白) 果然，果然。

陈慥 (南吕宫调梁州序) 这颠言狂语，尽皆纰缪。

柳氏 (白) 我一一记在此。

陈慥 (南吕宫调梁州序) 我自随伊角口，

掉出青藜，朝夕权与守。

(陈慥跪。柳氏起，扶陈慥起。)

苏轼 (白) 软了，软了。

柳氏 (白) 我向闻你，在苏学士处谈禅，十分敬服。谁想谈的都是老婆禅。

苏轼 (白) 什么老婆禅不老婆禅。

柳氏 (白) 老苏。  
 苏轼 (白) 又是老苏。  
 柳氏 (白) 陈门之事，与苏氏何干？自古各家门，各家户，以后免劳下顾。  
 苏轼 (白) 领教领教。  
 陈慥 (白) 娘子。  
 (南吕宫调梁州序) 是非今说破，莫追求，  
 柳氏 (白) 你若再揽他上门，我和你做一世的冤家。  
 (柳氏坐。)  
 陈慥 (南吕宫调梁州序) 难道不是冤家不聚头。  
 (白) 子瞻兄。  
 (南吕宫调梁州序) 请暂退，免僝愁。  
 (陈慥推苏轼。)  
 苏轼 (白) 不妨。季常，你年将强仕，兰梦无成，何不与令正商量，娶一侍妾何如？  
 陈慥 (白) 东坡。还想娶妾呢。小弟向在洛中，苍头来说，家中已纳四妾。  
 苏轼 (白) 好。  
 陈慥 (白) 小弟急忙赶回时，却都是魑魅魍魉，教人怎生下手？  
 苏轼 (白) 就是丑陋些，但能生子，亦是好事。  
 陈慥 (白) 哎哟，没候到月馀，连那丑陋也赶了去。休提休提。  
 苏轼 (白) 待我再说他几句。  
 陈慥 (白) 子瞻，不要连累我。  
 苏轼 (白) 不妨，有我在。  
 (苏轼、陈慥同坐。)  
 苏轼 (白) 尊嫂。  
 柳氏 (白) 又是怎么？  
 苏轼 (白) 教季常以后再不要恋酒贪花。足不出户如何？  
 柳氏 (白) 好。讲了半日的话，只有这句中听。  
 苏轼 (白) 下官也有一句中听的。  
 (陈慥起，向柳氏。)  
 陈慥 (白) 娘子，子瞻是个大通理的呀。  
 (陈慥坐。)  
 柳氏 (白) 苍头。  
 (陈苍头上。)  
 柳氏 (白) 看好茶来敬苏老爷。  
 陈苍头 (白) 晓得。  
 苏老爷是在行的老有窍。  
 (陈苍头下。)  
 柳氏 (白) 苏大人有话请讲。  
 苏轼 (白) 尊嫂在上，下官有一言奉告。  
 (南吕宫调梁州序) 念鳏生略献愚谋，  
 柳氏 (白) 有何高见？  
 苏轼 (南吕宫调梁州序) 论不孝须防无后。  
 柳氏 (白) 陈门无后，与苏氏何干？  
 苏轼 (白) 下官与季常啊！  
 (南吕宫调梁州序) 忝金兰交谊，忍绝箕裘，  
 (陈苍头捧茶上。)  
 陈苍头 (白) 好茶来了。  
 (柳氏怒。)  
 柳氏 (白) 拿进去。  
 (陈苍头应。)  
 陈苍头 (白) 我说苏老爷没有福气吃这种好茶。  
 (陈苍头下。)  
 柳氏 (白) 唉，老苏。  
 (柳氏、苏轼同起。撤椅。)



苏轼 (白) 又是老苏。  
 柳氏 (白) 想是你麻衣相，怎晓得我就不生子了？  
 (柳氏笑。)  
 柳氏 (白) 可笑，可笑。  
 陈慥 (白) 子瞻差矣。我娘子正要生子，说这样扫兴的话。  
 柳氏 (白) 多嘴。  
 (柳氏打陈慥。)  
 苏轼 (白) 尊嫂，你若容他娶一妾啊。  
 (南吕宫调梁州序) 你不妒螽斯宽厚，麟趾呈祥，百福从天佑。  
 陈慥 (白) 好兆。  
 柳氏 (白) 螽斯麟趾，是周公之诗。若是周婆，未必肯说这话。  
 苏轼 (白) 该娶，该娶。  
 柳氏 (白) 呀，怪不得有人奏你诽谤朝廷，原来好管人家事。  
 苏轼 (白) 延宗嗣要紧。  
 柳氏 (白) 陈郎过来。娶妾是好事，容你娶。只是每日要打一百藜杖。  
 陈慥 (白) 打到几时？  
 柳氏 (白) 直打到九十岁，还要与你算账。  
 苏轼 (白) 也够他受用了。  
 柳氏 (白) 犹和你结一世的冤家。  
 陈慥 (白) 娘子。  
 (南吕宫调梁州序) 肯因添一妾，与你结为仇。  
 难道无儿没葬丘？  
 柳氏 (白) 苍头快来。  
 (陈苍头上。)  
 柳氏 (白) 赶他出去。  
 (陈苍头应。)  
 陈苍头 (白) 苏老爷，快些去罢。  
 柳氏 (南吕宫调梁州序) 推出去，莫容留。  
 (陈苍头推苏轼出门。)  
 陈慥 (白) 哎呀，东坡，恕不送了。  
 (柳氏扭陈慥同下。陈苍头下。苏轼笑。)  
 苏轼 (白) 我苏子瞻，遨游四海，阅人颇多，何曾见这般恶妇？怎么样便好。呀，有了。  
 我明日自买一妾送他，不教柳氏知觉，一则延陈生之后，二则分柳氏之权。妙。  
 柳氏，柳氏。  
 (南吕宫调梁州序) 你虽是乾坤暴气天生就，  
 怎出得东坡妙手，我一计教他麟趾悠。  
 (苏轼下。)

## 【第四场：三怕】

(中场设椅。陈慥上。)  
 陈慥 (念) 老天生我意如何，受尽闺中磨折多。  
 (陈慥叹。)  
 陈慥 (白) 咳！  
 (念) 早知今日妻纲肃，何苦当初作丈夫。  
 (陈慥转场，坐。)  
 陈慥 (白) 我，陈慥。不幸遭妻悍妒，也是我命该如此。况久已安心忍耐，如今强也强不过来了。只是把苏学士辱骂一场，成何体面。我仔细想将起来，我也是个血性男子，何苦受制于妇人。  
 (陈慥起。撤椅。)  
 陈慥 (白) 且住。虽然我一时忿懑之言，倘被她听见，必受奇祸。罢罢罢，不如守分忍耐些罢。她方才痛责我一场，想是打得手乏了，竟去安睡。我也不免偷睡片时，且待她起来，如何发落。正是：

(念) 青藜才受用，且去觅黄梁。

(场上设桌椅。陈慥入桌，困倦，睡。柳氏上。)

柳氏 (念) 非干男子弱，自古女称强。

(柳氏与陈慥相见。)

柳氏 (白) 禽兽。你前日约了苏东坡来，嘲笑得我好呀。

陈慥 (白) 娘子，不是我教他来的嘘。

柳氏 (白) 自受了一场恶气，气出心痛病来。

陈慥 (白) 娘子贵体欠安，且自清遣。

(柳氏怒。)

柳氏 (白) 咳，气死我也。禽兽，禽兽！  
(高宫调脱布衫) 你仗东坡官势强梁，

陈慥 (白) 娘子，那东坡但晓为官，不谙家务。

柳氏 (白) 涉家务清官难断。

陈慥 (白) 是呀，清官难断家务事。

柳氏 (高宫调脱布衫) 俺闺闾间，怎容朋友来结党。

陈慥 (白) 可怜，可怜。

柳氏 (白) 藜杖打得你不酸不痛，恨你不过，扯你到官去。

陈慥 (白) 扯到官里，问卑人甚么罪？娘子自己发落了罢。

柳氏 (高宫调小梁州) 你把俺打骂禁持直恁慌，  
却不道凜凜王章。

陈慥 (白) 卑人不解。

柳氏 (高宫调小梁州) 把俺发妻凌辱罪名扬，萧何创，

陈慥 (白) 问卑人什么罪？

柳氏 (高宫调小梁州) 问你个徒流笞杖不容偿。  
(白) 扯你到官去。

(柳氏拽陈慥。)

陈慥 (白) 娘子，看平日夫妻情面，待卑人甘心领受藜杖罢。

(柳氏松手。)

柳氏 (白) 今番不是藜杖的事了。  
(高宫调小梁州) 你从前罪小应藜杖，  
到今朝要整妻纲。

(柳氏拽陈慥。)

柳氏 (高宫调小梁州) 饶你是镔铁钢，兼金亢，  
俺自有洪炉烈火，不怕你不倾烱。

(柳氏扯陈慥耳，柳氏、陈慥同下。二衙役持刑杖引知县同上。)

知县 (越调梨花儿) 青灯十载，幸喜登黄甲，  
除授黄冈县令，多风月。  
若还退堂头皮裂。  
茶，夫人打骂无休歇。

(场上设公案。知县转场，入坐。)

二衙役 (同白) 开门。

知县 (念) 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忙。老爷心境苦，最怕退前堂。

二衙役 (同白) 老爷退堂消遣，怎么说起怕来？

知县 (白) 这话也难以对你们讲。吩咐放告。

(二衙役同应，同抬牌。)

二衙役 (同白) 放告牌抬出。

(柳氏扭陈慥同上。)

柳氏 (白) 告状，告状。

(柳氏、陈慥同跪。)

知县 (白) 咦，一个妇人扭着一个浪子，谁是原告？

柳氏 (白) 小妇人是原告。

陈慥 (白) 老父母。生员是原告。

知县 (白) 啉啉啉，你也是原告，他也是原告，难道我老爷是被告不成么？

柳氏 (白) 老爷。小妇人是原告。

知县 (白) 也罢，取状子上来。

柳氏 (白) 小妇人是口诉。

知县 (白) 诉上来。

柳氏 (白) 老爷，这是我丈夫陈慥。

知县 (白) 住了。夫妻因甚来告，容你讲，悄悄的说上来。  
(知县回顾。)

知县 (白) 左右，后面去看看，你奶奶睡熟了没有？  
(衙役甲应，下。

柳氏 (黄钟调耍孩儿) 为丈夫性多豪放，  
(衙役甲上。)

衙役甲 (白) 奶奶在后面睡熟了。

知县 (白) 不妨。你且高声说上来。

柳氏 (黄钟调耍孩儿) 违约束甘心去跳梁。

陈慥 (白) 冤枉，冤枉。

知县 (白) 必有人引诱他的。是谁，说上来。

柳氏 (黄钟调耍孩儿) 苏东坡，引近红妆。

知县 (白) 啾啾啾，苏东坡望隆朝野，怎么作起牵头来？谎也，谎也！

陈慥 (白) 老父母是青天了。

柳氏 (白) 呸，什么望隆朝野。  
(黄钟调耍孩儿) 他将言特气糟糠妇，  
待任意多求窈窕娘。  
此情真是非虚诞，  
特来控诉，乞示端详。

知县 (白) 下去。  
(柳氏下堂。)

知县 (白) 陈生员上来。你怎么说？

陈慥 (白) 老父母呀！  
(黄钟调五煞) 念鳏生太柔善，

知县 (白) 我看你是个善人，满面忠厚。

陈慥 (黄钟调五煞) 感东坡有主张。

知县 (白) 有甚主张？

陈慥 (黄钟调五煞) 他欲化吾妻妒，特把人伦讲，  
(知县喜。)

知县 (白) 好学士，好学士。通，通，她听也不听？

陈慥 (黄钟调五煞) 恁忠言，未见回天意，

知县 (白) 不听就不是了。

陈慥 (白) 大人呀，可怜生员。

知县 (白) 怎么样？

陈慥 (白) 哪！  
(黄钟调五煞) 我捶楚，常遭遍体伤。

知县 (白) 可怜。连我也疼起来了。  
(陈慥哭。)

陈慥 (黄钟调五煞) 此情无处申冤枉，

知县 (白) 不要哭，不要哭。

陈慥 (黄钟调五煞) 她难逃明镜，怎免得王章？

知县 (白) 待我明断。  
左右！  
(二衙役同应。)

知县 (白) 看看后堂。  
(二衙役同看。)

二衙役 (同白) 没有。

知县 (白) 没有？带上来待我明断。

(黄钟调四煞) 这丈夫软似绵, 那妇人狠似狼,  
 柳氏 (白) 怎么狠似狼?  
 知县 (白) 哎哟哟, 见了他肚皮里面先膨胀。  
 陈生员请起。  
 陈慥 (白) 多谢老父母。这是天翻地覆了。  
 知县 (白) 这是乾坤有变地天翻。  
 陈慥 (白) 不晓得老父母, 断事这样明白的。  
 知县 (白) 不敢欺。  
 (黄钟调四煞) 夫妇无情阴抗阳。  
 (白) 更有可恶之处。  
 柳氏 (白) 有甚可恶?  
 知县 (黄钟调四煞) 把苏学士无端谤,  
 (白) 皂快, 与我扯下去打。  
 二衙役 (同白) 小的不敢打。  
 知县 (白) 为何不敢打?  
 二衙役 (同白) 小的们恐怕后堂听见。  
 知县 (白) 看大板子来。待老爷自己打。  
 (黄钟调四煞) 俺这里重加刑法,  
 须索是要整纲常。  
 (知县出公案, 打。知县夫人上。)  
 知县夫人 (白) 我来了。  
 衙役甲 (白) 不好了, 不好了。  
 柳氏 (白) 后面奶奶出来了。  
 知县夫人 (白) 我都听见了, 断得好事呀。跪着, 都跪着。  
 (陈慥、柳氏同跪。)  
 知县夫人 (白) 你这狗头也跪着。  
 (知县跪。)  
 陈慥 (白) 老父母也是惧内的?  
 知县 (白) 也有些。  
 陈慥 (白) 如此说倒是生员害了大人了。  
 知县 (白) 都遭这一劫。  
 知县夫人 (白) 大娘请起。  
 (柳氏起。)  
 柳氏 (白) 谢奶奶。  
 知县夫人 (白) 待我来定罚。  
 (黄钟调三煞) 你是驴马粪毬做什么官,  
 面糊盆坐什么堂?  
 黑白不辨怎把人发放?  
 柳氏 (白) 奶奶。陈慥该问什么罪?  
 知县夫人 (白) 问他个大大的罪, 教你心上欢喜。  
 (黄钟调三煞) 这欺心男子该发配毒烟瘴,  
 柳氏 (白) 太远了。  
 知县夫人 (白) 太远了? 教他在家守着受罪。  
 (黄钟调三煞) 怎忍把贤德妻儿骂一场。  
 你一时得志威风长,  
 (白) 我送你个家法。  
 (知县夫人付家法打。)  
 知县夫人 (黄钟调三煞) 打得他头如捣蒜, 身似筛糠。  
 陈慥、  
 知县 (同白) 恨你不过, 扯你到土地公公处告。  
 (柳氏向知县夫人。)  
 柳氏 (白) 去, 怕他怎么?  
 (柳氏、陈慥、知县、知县夫人、二衙役同下。土地拄杖上。)

土地 (越调梨花儿) 一方土地我为尊，  
见了夫人吓断了魂。  
(白) 哎呀，苦恼吓。  
(越调梨花儿) 不知前缘前世何业因，  
嗟，退了后堂作矮人。  
(念) 勅赐一方土地位，生来受尽夫人累。退堂非打便是骂，顶着马桶日日跪。  
(白) 小神，乃黄冈县土地是也。  
(土地叹。)

土地 (白) 可怜呀，我在后堂跪得不耐烦，且到前堂坐坐，判断判断人间休咎，再作道理。  
(柳氏、陈慥、知县、知县夫人同上。)

柳氏、  
陈慥、  
知县、  
知县夫人 (同白) 告状，告状。  
(柳氏、陈慥、知县、知县夫人同进门，同跪。)

陈慥 (白) 土地公公。生员陈慥，被妒妻柳氏酷打，情实无辜嗟。  
知县 (白) 土地公公。下官黄冈县令，今有生员陈慥，告在本县案下，下官从公而断，反被恶妇痛打。阴阳一理，望公公明断。

知县夫人 (白) 公公，顽夫不听约束，望公公明断。  
柳氏、  
陈慥、  
知县、  
知县夫人 (同白) 望公公明断。  
土地 (白) 悄悄，不要惊动后堂的奶奶。待我明断。  
(黄钟调二煞) 你这做官的要理事明，  
你这做妻的也心太刚。  
缘何大闹在公堂上，  
柳氏悍妒诚堪罪，陈慥风流不异常。  
(白) 你二人且起来。  
(知县、陈慥同起。)

知县、  
陈慥 (同白) 告着了。  
土地 (黄钟调二煞) 作夫人出丑在妆台傍，  
(白) 自今以后。各要听从夫令。  
(黄钟调二煞) 从今后要小心听令，拱手服降。  
(土地奶奶上。)

土地奶奶 (白) 老狗才断得好事！  
(土地惊。)

土地奶奶 (白) 待我来断。  
二位请起来。  
(柳氏、知县夫人同起，同捡衽。)

柳氏、  
知县夫人 (同白) 奶奶万福。  
土地奶奶 (白) 免礼。  
(土地奶奶顾视。)

土地奶奶 (白) 老狗才哪里去了？  
土地 (白) 在这里，不敢到哪里去。  
土地奶奶 (白) 拿过来，待我来明断。  
三个犯夫，齐齐跪着。  
(土地、县令、陈慥同跪。)

土地奶奶 (黄钟调一煞) 作神灵，全要公，  
在神祠，好受香。  
缘何断事心偏向？

陈慥 (白) 为妇者，该三从四德才是。  
(柳氏怒视陈慥。)

土地奶奶 (黄钟调一煞) 全不晓妇人闺性须当逊，男子雄心恁自狂。  
(白) 一齐来动手打。  
(土地奶奶、知县夫人、柳氏同绕场赶打。)

土地奶奶 (黄钟调一煞) 拳头巴掌声声响，  
打得他下寻地狱，上走天堂。  
(知县、土地、知县夫人、土地奶奶、柳氏同下。陈慥入座，仍睡，梦语。)

陈慥 (白) 娘子，今后再不敢了！  
(陈慥醒，悟。)

陈慥 (白) 呀，原来是一场大梦。  
(撤桌椅。)

陈慥 (白) 哎呀，这也奇怪。可见惧内的，不止我陈慥一人，就是做官的，为神的，见后堂奶奶凶狠，也要两腿如泥。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罢罢罢，我于今甘心受杖到底便了。  
(仙吕宫调清江引) 一场怪梦真奇创，  
总是魂飘荡。  
那官府也如斯，  
土地还一样。  
(白) 罢罢罢，我今后啊！  
(仙吕宫调清江引) 安心去，  
受用这青藜杖。  
(陈慥下。)

(完)